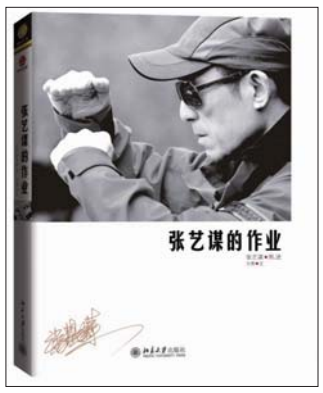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试读

6 传奇的诞生



◆书名:《张艺谋的作业》
◆作者:张艺谋
◆图/述:方希文
◆出版社:北京大学出版社

提要:

美院要考素描,张艺谋之前看人家画过,自己也简单练过,不过没有专业指导。赶紧借俩石膏球在宿舍画素描,没受过这训练,球都画不圆。画了十天八天,放弃了。特长看来发挥不了,张艺谋开始琢磨考西北农学院,据说畜牧专业分比较低,容易上。正乱哄哄,田钧给张艺谋出了个主意。"田钧就是我的指路明灯。"张艺谋说。

田钧向张艺谋建议,他拍照拍得非常好,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。"我,一个工人,在咸阳那么个地方,跟人家北京上海的人不一样,根本没有什么信息来源,完全没听说过还有电影学院这么个地方。田钧还建议我考摄影系,我更没听说过有摄影系。"张艺谋说。

田钧从美院附中毕业后,原本已经拿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,只是后来文革来了,作废了。他还告诉张艺谋,摄影系好考,文化课之外,也就是几个考官拿几幅作品让你分析一下。张艺谋说:"我进了学校才知道,我们摄影系是照着前苏联电影大学的培养方式来的,摄影师一定要绘画水平高,所以美院附中的学生一考一个准儿。"有时候不知道底细的莽撞,反而能有一腔悍勇,知道底细,反倒怯了。信息掌握越丰富,人便越没有把握,传奇没准就此断送。

张艺谋天天守着看《人民日报》,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。一看年龄限制,心悬起来。虽然是面向社会招生,电影学院每个系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,导演系可以放到26岁,摄影系的只到22岁。"按照证件上的生日,我超龄5岁,这个生日是转户口的时候搞错的。我母亲告诉我,我真正的生日是1950年4月2号。比户口上的年龄还大半岁。虽然都超龄,好歹还占了半年的便宜。"

说起岁数,张艺谋有点较真:"我进北电的时候从户口上看我是最大的,同班同学比我弟弟都小,自己很尴尬。不过我至今依然坚定地认为,至少导演系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改过岁数的,我认为他们有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,甚至是1949年的,比我还大一岁!"

张艺谋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,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北电的老校址小西天报名。老师们对摄影作品的评价很好,但是超龄太多,这是个硬杠杠,连名都没报上。指路明灯田钧第二次给张艺谋关键指点。他建议张艺谋给文化部长写封信。当时的文化部长是黄镇,毕业于美术专科学校,画家,田钧看过黄镇的速写。"他懂画",田钧分析:"北京电影学院直属文化部,他是领导,也是内行,你不妨给他写封信,把你的作品寄去,照片很直观,他一看就知道好坏,没准一爱才,就把你给要了。"

事实证明,虽然过程有波折,田钧的预测完全实现。百废待兴的时代,一个在印染厂画花布图案的工人,去揣摩一个部长的想法,并没那么遥不可及。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工人给部长写信提出要求,但这对当时的张艺谋问题不大。这是他最后一丝希望,既然他连文化部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,找部长帮忙解决上学问题也荒唐不到哪儿去。

张艺谋立刻找到了在咸阳中医学院摄影室工作的刘大模,说要放片子,请他帮忙。刘大模很痛快,下了班之后把钥匙交给张艺谋,相纸药水随便用。张艺谋在工厂请了一个星期的假,制作给黄镇部长的影集。摄影室的暗房正好在装修,临时在厕所弄了个暗房。刘大模下班之后,张艺谋拿好材料,潜入厕所。"底下是蹲坑,味儿大,熏眼睛。我在坑上面垫块板,放上桌子,开干。"不管怎么说,厕所里放的照片,至少有味儿。

连着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,张艺谋把自认能代表自己水平的照片放了好几套,精心制作相册,把照片贴上,附上说明。这些话的内容,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,用词拗口,情绪奔放,但遥想那时候张艺谋的心态,大约这种奔放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吧。

1 瘟疫来袭

提要:

20NN年3月3日,中国燕市召开市长紧急办公会议,所有与会者头戴特制防疫头盔,听取抗疫指挥部总指挥袁再春的汇报。可怕的瘟疫已在燕市流行扩散,袁再春来自抗疫第一线,很可能携带一种莫名病毒。为了保证燕市指挥机构的绝对安全,必须严加防范,故与会者必须佩戴戴头盔。

市长陈宇雄说:"今天要讨论的事情,关系重大。强调一下要高度保密,上不告父母,下不传子女。对所有媒体封锁消息,确保万无一失。"头盔们都点了一下。抗疫指挥部总指挥袁再春,一位医生出身的老专家,本市主管教科文卫的副市长,沙哑着嗓子开始汇报。

一种来历不明的病原体强烈袭击燕市,初步命名为花冠病毒。主要症状是发烧、咳嗽、血痰、腹泻、全身各系统崩溃。罹患人数达数千人,死亡病例累计已数百。作为燕市的领导机构,这些情况大家都了解。今天召开紧急会议,有什么新情况?

"3月2日24小时内的死亡人数突破了三位数,达到101人。现在的问题是,我们如何向人民群众报告?"袁再春问。作为抗疫总指挥,他每天要向媒体通报情况,死亡人数是人们最关心的数字。在这之前,基本上都是如实报告的。公众要求透明,各种信息都要求在第一时间发布,燕市各方面基本保持稳定。

陈宇雄说:"大家的意见?都表态,不许弃权。"有一多半的人表示应该如实披露情况。少一半的人表示需要对死亡数字做技术性处理。陈宇雄说:"讲清楚一点,什么叫技术性处理?"大家都不吭声。袁再春说:"就是瞒报。缩小死亡数目。"他是这一派的积极倡导者。

◆书名《花冠病毒》
◆作者:毕淑敏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陈宇雄说:"讲你的道理。"袁再春说:"我们现在没有针对花冠病毒的特效药物,靠的是意志和信心。若如实发布死亡人数,一定会给普通民众心理造成极大冲击,恐慌悲观情绪蔓延。到那个时候,我们面临的,就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花冠病毒,还有人心的花冠病毒。燕市或许全盘崩溃。"

与会者面面相觑。陈宇雄说:"你的意思是:既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们无能为力,不如干脆举重若轻地化解掉。让我们把力量放在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地方。"市长没说自己的意见,但人们都明白了市长的用意。然而还是有人反对隐瞒真相。他是市委书记助理,叫辛稻。"谎报军情,这是何等误国误民的事情!这个责任谁来负?"袁再春说:"公众对风险的知觉,是非常复杂的过程。现在情况在不断恶化当中,我们必须采取非常规措施。正是因为要负责任,我们才要有非同寻常的胆略和策略。"

众人沉默不语。陈宇雄强调说:"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保密的重要性。从现在开始,对外发布有关花冠病毒的信息,由袁总指挥一人负全责。全市一张嘴,其他人不要越俎代庖。"这一天,燕市抗疫指挥部对外正式发布:本市3月2日死于花冠病毒感染的人数,25人,比前一日减少了10人。百姓们奔走相告士气大振,终于看到了战胜瘟疫的曙光。罗纬芝抱着双肘,站在窗前,目光茫然地看着初春的城市。电话铃响了。罗纬芝吓了一跳。"你好。罗纬芝吗?我是文艺家协会。我是秘书蓝晚翠,有要事相商,不知道是否打扰?"

"欢迎蓝秘书。瘟疫这样严重,你们还能做什么事儿呢?"

"这场瘟疫如此蹊跷,领导指示要组织一个特别采访团,亲临一线部门。这个团已经聚集了各路专家,马上出发。现在需要一名作家参加,有医学背景,还要不错的文笔。协会的领导刚才通过电话讨论了此事,希望您能参加这个团。"罗纬芝问:"为什么偏偏要让我去?"

"好,那么我告诉你。第一,你是医学院毕业的,以后你又修了法学的硕士和心理学的博士,属于内行。第二是你的身体素质好。第三,我就不多说了,大家觉得你文笔还行。怎么样?您是否满意了呢?如果您觉得这个答复可以过关的话,我就放下电话了。"罗纬芝有点慌了,兵临城下。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30站对位置,一切可解

◆书名:《跑动》
◆作者:许开祯
◆出版社:中国画报出版社

提要:

龚一梅端来水果,热情张罗着要方卓娅吃,一口一个方大夫,叫得十分亲切。尚林枫亲手烫了一壶上好的铁观音,嘴上谦虚:"茶不好,局长将就着喝。"于佑安品了一口,这茶价格绝对不菲,加之尚林枫讲究茶道,烫壶、置茶、高冲低泡十分娴熟,一看就是老茶客。这也是文化部门的好处,半是斯文半是闲,养下了不少高级毛病。

叫豆豆的狗狗从厨房里窜出,冲于佑安两口子一阵汪汪,尚林枫呵斥一声,豆豆还在叫,龚一梅一把提起:"再叫我揍你,不看来的是谁吗,局长跟前你也敢叫?"狗听人话,豆豆果然不叫了,吓得缩了脖子,委屈地钻进了卧室。热情寒暄后,主宾落座。于佑安说:"一直想来,可总也没时间。"尚林枫惊魂未定道:"局长日理万机,哪有闲的空。"

两人就着茶,东一句西一句闲扯了会儿,豆豆又从卧室跑出来,这次没叫,像个乖孩子一样在方卓娅裤腿上舔着,一副巴结讨好的样子。龚一梅又担惊又想让豆豆多讨好几下,两只手作着准备,随时准备把豆豆抓回来。方卓娅最烦这种小动物,见了养宠物的人,总是非议大过赞许,认为是吃饱了撑的,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,还要管畜生。这阵却显得十分有教养,摸着豆豆的毛,豆豆乖,豆豆真可爱。龚一梅见了,整个身子都放松下来,她就怕方卓娅嫌她家豆豆。

方卓娅知道于佑安要跟尚林枫谈正事,抱起豆豆说:"豆豆啊,走,看看你卧室去,看看我们的豆豆晚上是怎么睡的?"龚一梅不解,紧张地站起说,"豆豆脏,方大夫,别把你衣服弄脏了,豆豆快下来,弄脏阿姨衣服你小心!"硬要拉方卓娅坐,尚林枫白了她一眼,她才反应过什么地说:"走吧,我们到卧室去,我家老尚是烟鬼,他一抽烟,满屋子都是味道。"俩女人进了卧室,于佑安道:"今天来,一是拜访拜访,咱俩共事这么多年了,配合一向不错,老尚,很感激啊。"说着喝了一盅茶。

尚林枫马上道:"多谢局长提携,这些年若不是局长照顾,我尚林枫哪有好日子过,怕是早让人轰下台了。""话不能这么说,艺术剧院没有你老尚,真还玩不转。专业单位,就得由专家来领导,这话我在领导面前提过多次了,以前巩、王不觉得,老以为他们那一套能把啥都玩转,这不,艺创中心搞垮了吧。"

艺创中心是巩达诚手上新设立的一个文艺机构,全称叫南州艺术创作研究中心,也是文化局二级单位,后来让一个不懂艺术的人乱折腾了两年,败了。艺创中心的人一半分流到剧院,另一半四处打发了。"就是就是,巩、王只认钱,哪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。"尚林枫附和着,殷勤地替于佑安斟上茶。

"另外一个意思嘛,今天来也是跟你透个风,这次改制,势在必行啊。"于佑安谈起了正题。"有那么严重?"尚林枫正在惬意地遐想着,以为于佑安夫妇会给他带来好消息,一听这话,脸上肌肉猛地僵住。于佑安很平静地说:"这跟严重没关系,改制嘛,别的单位都在改,为什么文化部门就不能改?以前我们的想法是有问题,再说,文化单位这样下去,也不是长久之计啊,能不能改出活力来暂先不说,让这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人尝尝改革的味道,也是好事嘛。"

尚林枫结巴着,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,难道于佑安今天是为改制来的?"改制改制,伤筋动骨,不过我相信,再怎么改也伤不到你院长身上,至于下边这些人,我们也真是考虑不过来,你我都不是菩萨,度不了众生啊。"于佑安感叹了一句,要传达的信息分明已含在话里,就看尚林枫捕捉的能力了。说完,身子微微一仰,笑眯眯地盯住了尚林枫。

尚林枫也不迟钝,很快明白过于佑安话外的意思:"局长说得对,太对了,我这脑子总是不够用。"说着冲于佑安虔诚地笑了笑。那天在会上他还打算迎合王林德跟李所长呢,于佑安那条短信及时阻止了他。这些日子尚林枫也在糊涂,其实改制不改制,他关心得真不多,一门心思想的是,如何才能尽快调到局里去,调局里他就万事无忧了。今天于佑安专程上门,谈的虽不是调动之事,却也令他感动无比,毕竟这样的待遇不是每个下属都有的,想到这,话语里忍不住掺了很重的感情说:"多谢局长提醒,局长您要是不指点,这个弯我可真绕不过来。"